

# 反身乐学与平民意识

## ——王东厓平民儒学思想论

贾乾初 陈寒鸣

**中文提要：**王东厓继承心斋之学的关键是对平民意识的把握，青少年时期确立的平民意识贯穿了东厓的一生。反身乐学是东厓思想中最有特色的内容之一，其底色也是平民意识。他的反身乐学思想将阳明、心斋的相关思想融为一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使“乐”本体化，从而发展出立基当下现实生活、充溢着活泼生机的平民儒学思想。一方面，东厓的反身乐学思想是对宋明以来“孔颜乐处”追寻的一个总结；另一方面，他的反身乐学思想又内在的彰显出平民意识走向，显示了明代中后期“以道觉民”的儒者“下行”路向的生命力。王东厓从具有强烈理想主义情怀的平民儒者生活出发，以自己富有吸引力的平民教育实践和乐学实践，阐扬心斋之学，在平民意识的传承及对平民儒者的接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为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传统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就此而言，东厓思想自有拓展，绝非仅仅是形式上的“克承家学”。

**关键词：**王东厓，平民意识，反身乐学，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传统

王东厓（1511—1587），名襁，字宗顺，号东厓，晚号天南逸叟，泰州安丰场人，为泰州学派开创者王心斋次子。他与其父心斋及心斋族弟王一庵被并称为“淮南三王”。作为继承王心斋平民儒学思想的重要人物，他恪守家学传统，是心斋之学的忠实继承者。<sup>①</sup>相比于王一庵继承心斋之学的程度来讲，由于自幼长期从学浙中的原因，东厓继承心斋之学处似不如一庵，他的思想受浙中王门尤其是王龙溪的影响更深重一些。那么，他究竟继承了心斋思想的哪些部分？对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传统有何贡献？他的贡献彰显了泰州学派怎样的思想特质？

## 一、平民意识——东厓继承的心斋之学的关键

东厓克承心斋家学，并推衍弘扬之，大抵为世所公认。当时人即多有定论。如杨希淳说：“东厓子姓王氏，扬之泰州人，心斋先生之仲子也。先生倡孔、孟之绝学，而东厓子默承其宗印。”<sup>②</sup>李登亦诗云：“心斋夫子称豪雄，宜超万古游鸿蒙。问谁绳绳继家学？人寰挺出东厓公。”<sup>③</sup>后世学者也大多认同东厓的克承家学，兹不赘引。问题是，东厓究竟继承了心斋之学的哪些内容？何者是东厓之学在推展心斋之学光大泰州学派的关键呢？

毫无疑问，虽然王心斋与王龙溪同为阳明门下“良知现成”派的代表，但东厓之学显然受王龙溪影响更深刻一些。这与他 9 岁便随父亲心斋从学浙中有关。东厓于浙中师事钱绪山、王龙溪甚久，在良知学方面打上龙溪的印记，实属自

---

① 吴震，《泰州学派研究》，第二章“王襁：恪守家学传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Wu Zhen, *A Research on the Tai Zhou School*, chapter.5, “Wang Bi: Adhere to the family tradition”, Beijing: People University's Press, 2009].

②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3A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Dongya, Volume header, p.3A,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③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4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Dongya, Volume header, p.4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然。如东厓论良知说：

良知在人随处发见，不可须臾离者。只为世诱在前，起情动念，自幼便染污了，应接之间不免牵引迷溺之患，所嗜所欲沾贴心目间，伊川先生所谓开眼便错。搅搅扰扰，全做主不得，岂不为天下之大蠹乎？非良知之病也。

良知之灵，本然之体也。纯粹至精，杂丝毫意见不得。若立意要在天地间出头做件好事，亦是为此心之障。王安石岂不是要好事？只立意坚持，愈执愈坏了，卒难收拾。况不好事，取败立见。此成天下之务之机，可不慎哉！<sup>①</sup>

良知本性，天之灵而粹精之体也，谁其弗具？谁其弗神？而圣名者，号也。得证，则日用头头无非妙动，而纤力不与，快乐难名。然一体之慈达而经世之用出焉，苟不知立本之义，则世不可经而吾之一体之慈窒矣，而非明明德于天下之大学也，至善之则不可见矣。此孔、孟运世之要诀也。而谈者哓哓，吾不知其为说也。<sup>②</sup>

就话头儿和用语习惯而言，确如吴震所说，“至少在良知问题上，东厓与龙溪的亲近性是非常明显的。”<sup>③</sup>

然而，在东厓良知论的表述中，又无疑有着来自家学的强烈影响。这尤其表现在他对“良知”之于“人伦日用”和“愚夫愚妇”的强调上。如他在《答秋曹漳州陈文溪书》中说：“教言所谓灵明一点，正指良知一脉之传也。实致其良知于日用间，以求自慊，何乐如之？此左右极切语，更何言哉？第此旨时时向人提

①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语录遗略》，1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Dongya, vol. 1,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Quotations", p.1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②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语录遗略》，2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p.2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③ 吴震，《泰州学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3 页 [Wu Zhen, A Research on the Tai Zhou School, Beijing: People University's Press, 2009. p.203]。

掇，最易令人醒悟，特欠与人痛加发挥，终至淹晦，使天下有志之士切希圣之怀而无其径，遂网迷途，莫知所适。”<sup>①</sup>又云：“良知二字实开关启钥之至诀，圣人之要津，愚夫愚妇之易知易从者。”<sup>②</sup>而基于“愚夫愚妇”立场，从“人伦日用”处讲论“良知”，乃是心斋思想的特质，也是泰州学派平民儒学宗旨之所在。从这方面看，东厓承继了家学，坚持着平民儒学传统，而与作为士绅之儒的龙溪所讲求的“良知”之学有一定区别。

在格物方面，东厓毫不含糊地坚持阐扬了心斋的“淮南格物”学说，如谓：

“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云云，身与家与国与天下总谓之一物，物而有本末焉耳。故曰“物有本末”，曰“自天子”、曰“至于庶人”云。“否矣”，犹身之不修而致家齐、国治、天下平者未之有也，明明德而能亲民者未之有也。曰“正心”，曰“诚意”，所以修身也，立本首也。知立本以齐、治、平，则所谓致知也，知此则知至矣，顺以动者矣。如之何而能知？必以修身为本也。格物而知至矣，格身与家国天下之物也。家国天下之弗应以齐治平者，特未反于身而修焉耳。“格”，正也，犹絜矩以正本而末正者也，故曰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sup>③</sup>

圣学只在正己做工夫，工夫只在致中和而已矣。舍本而末上致力，如之何其能位育而止至善也哉？《中庸》《大学》，一旨也。若离家国天下而学，则知便不致、意便不诚、心便不正，总不能修身以立本也。故其功归于格物，一正莫不正者也，是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者也。何等吃紧，何等简约！

①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答秋曹漳州陈文溪书》，11A—11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Dongya, vol. 1, “Da Qiu Caozhangzhou Chenwenxi Shu”, p.11A-11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②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上耿都宪翁书》，12A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Shang Gengduxianweng Shu”, p.12A,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③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语录遗略》，1A—1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Quotations”, p.1A-1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不须许多辩论也。<sup>①</sup>

他继承了心斋“淮南格物”释“格”为“絜度”，实即强调修身的核心观点，将“身与天下国家”都理解为物，强调“圣学只在正己做工夫”，格物的吃紧工夫，只是修身正己。由是可见，东厓于心斋的“淮南格物”学说是领会透彻，发挥明白的。这一点，焦竑看得很清楚，他在为东厓所作《墓志铭》中说：“盖心斋以修身格物为鹄。先生严取予、敦孝弟、联宗族，关于行谊者毛发必谨，宛然先人家法焉。”<sup>②</sup>

此外，东厓亦继承了心斋的“乐学”思想，并大加发挥。在“乐学”方面形成了自己一定的思想特色。宜乎后人以“乐学派”目之。这是最值得注意之处，详见后述。至于在讲学方面，东厓自嘉靖十八年（1539）30岁时“开门授徒，毅然以师道自任”<sup>③</sup>后，讲学不辍，直至临歿前以讲学一事嘱托门人为止，一生以布衣讲学为职志，心斋之学因得以发扬推衍。

惟心斋的“安身保身”思想，东厓似未继承。吴震指明：“心斋的保身、安身、爱身、敬身等观点却在东厓的言论中绝少提及，像心斋的《王道论》那样，对当朝政治敢于谏言和批评的精神，在东厓那里也非常欠缺。”<sup>④</sup>笔者以为，一方面，可能东厓思想本来如此，未能全盘接受心斋的思想，并且东厓作为一个思想个体，也不可能完全复制心斋思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材料阙如的原因，让我们无法确知东厓思想的全貌，毕竟我们的主要依据只是薄薄的两卷《王东厓先生遗集》。

①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语录遗略》，1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Quotations”, p.1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②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8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Vol. header, p.8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③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纪略》，1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Nianpu Jilue”, p.1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④ 吴震，《泰州学派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6 页 [Wu Zhen, *The Research on the Tai Zhou School*, Beijing: People University's Press, 2009, p.216]。

由上可见东厓继承心斋之学的大概。但笔者看来，这并不是东厓继承心斋之学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东厓深刻继承了心斋的平民意识。就泰州学派平民儒学思想传统而言，上述东厓对心斋之学的去取相比于这个平民意识来说，并不是最根本的。

### （一）东厓平民意识之确立

据《年谱纪略》载，正德十四年（1519），东厓九岁时随父亲心斋游学江浙，此时王心斋始入阳明门下不久。则东厓九岁之前无疑受启有平民豪杰气质、勇于担当、富于热情的父亲王心斋可知。大约受乃父及其所生活的平民环境影响，作为平民之子的东厓没有士人家庭出身的孩子那种拘谨与敬畏，在阳明门下反而表现得颇为卓犖，故深得太老师阳明的器重。《年谱纪略》云：

至越，侍阳明夫子侧。一日大会，不下数百人，公命童子歌，众儒，先生高歌自如。阳明呼视之，讶曰：“吾说吾浙无此子也！”奇之。又一日入公府，数十犬吠之，先生神色不动，众犬委委而退。阳明益奇之，谓大众曰：“此子器宇不凡，吾道当有寄矣。”<sup>①</sup>

如仅以此论东厓的平民意识，当然缺乏说服力。因此时少年东厓还是很有可塑性的，在士人云集的阳明门下，未必不会深受影响，淡化他的平民意识。但事实好象并非如此。《年谱纪略》“世宗嘉靖三年”（1524）条记曰：

是年，精音律，善操。阳明公以玉琴赠，先生曰：“此王侯物也。”遂辞之。

②

①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纪略》，1A—1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Dongya, vol. header, “Nianpu Jilue”, p.1A-1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②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纪略》，1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Nianpu Jilue”,

14 岁的东厓明确拒绝阳明的玉琴之赠，则似能够说明他心底里对自己平民立场的一种持守。我们没有更多的材料说明东厓内在平民意识的确立与发展，但心斋替他的未来所做的选择，却从外在方面给他规划了布衣儒者的道路。这是在东厓婚后不久发生的事情。《年谱纪略》“嘉靖八年”（1529）条记云：“娶未半载，复如阳明夫子宅，八年方归。先生天资聪睿，诸士夫重之，期以科甲。先公止之，曰：‘吾愿其为学问中人。’”<sup>①</sup>王元鼎所撰《行状》亦述道：

耳闻目见悉皆先辈型范，以故薰蒸日久，德器日粹，年未及二十而丰仪修伟，神情朗豁，望之者俨然知为有道气象也。当时诸缙绅先生从先公游者罔不钦重之，一日，侍于先公曰：“襁褓里中人也，曷令习守子业？”先公曰：“天下英雄济济，何独专斯人哉！吾襁，其为学问中人也。”<sup>②</sup>

事实上，东厓正是按照父亲心斋公“愿其为学问中人”的布衣儒者期许去做的。

可以说，青少年时确立的平民意识贯穿了东厓的一生，其间显然有着心斋打下的深刻烙印。尽管之后东厓的生活中士庶往来频繁，但正如他少年时未为所动一样，东厓持守自己的平民立场，“居常介然自守”<sup>③</sup>，将他的平民意识贯彻到底了。

---

p.1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①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纪略》，1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Ibid., p.1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吴震指出了《年谱纪略》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错误，但本文主要以事相证，事有则可为证，系年在其次，故仍引述之。吴论参阅其所著《泰州学派研究》，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95—197 页[Wu Zhen thinks “Nianpu Jilue” has many contradictions and errors. This article mainly uses event proves that events can be used as evidence, years are minor, so this reference. See Wu Zhen, *A Research on the Tai Zhou School*, Beijing: People University's Press, 2009, pp.195-197]。

②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6B—7A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p.6B-7A.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③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7A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p.7A,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 （二）东厓平民意识之表现

嘉靖十八年（1539），东厓正式开门受徒，开始了他的布衣讲学生涯。心斋过世，东厓能否践行他的平民意识？是否一无所动？似有待观察。然东厓在其后的生命历程中，以其持守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年谱纪略》“嘉靖三十五年”（1556）条，记有一事云：

春二月，讲学于闽建宁府，谒紫阳公故庐。时，乐安蓉山董公署府事，有一指挥官当问革职，先生触渠弟，念及先人勋业之言，嘱公曲全之。彼密贿千金以报，先生曰：“予为利来耶？”厉色却之。因自矢曰：“山人山居，不欲以垢名玷山场而遗笑山灵。”掩首而去也。董公而叹曰：“吾师兄节操宛然吾先师，家法也！”于是留半年始归。<sup>①</sup>

这里东厓的自誓之语“山人山居，不欲以垢名玷山场而遗笑山灵”，鲜明地表达了他所固守的平民立场，并可见他对自身平民意识之持守已相当自觉。不可否认，东厓若不与许多士大夫之流交往，并无解决此类问题的能力，无法处理此类事情。但值得肯定的是，东厓在利用士大夫资源处理上述事件时，出发点和归宿点只是“德”与“义”，丝毫不谋一己之利。“非其义，千金至前不一盼也”<sup>②</sup>。难怪董氏（名燧，号蓉山，为心斋弟子）赞叹：“吾师兄节操宛然吾先师，家法也！”不必说，董氏也认为，东厓此举持守了从心斋那里继承来的一个平民学者的节操。

面对“千金”的金钱诱惑，东厓不为所动，而对于唾手可得的功名诱惑，东

---

①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纪略》，2A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Nianpu Jilue”, p.2A,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② 焦竑，《墓志铭》，《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8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Jiao Hong, “The epitaph” in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Dongya*, vol. header, p.8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厓仍不为所动。由于东厓倡明家学，影响甚大，且心斋门下多有位居显宦的士大夫。这些人一方面出于同门之谊，一方面出于对东厓所产生影响的感佩，很多人把东厓作为隐逸大才，向朝廷隆重推荐。自古便有先以“隐逸”博大名然后“曲线”作官的所谓“终南捷径”。东厓却非如此，面对屡屡放到面前的功名利禄诱惑，他的态度是“力辞”“坚谢弗受”。<sup>①</sup>以平民始，以平民终，慎终如始，晚节坚定，诚可谓节操凛然。

然而，有学者依据王元鼎《行状》所记一段话，认为东厓未能忘情于仕禄之途。<sup>②</sup>证据如下：

先生尝追慕先公之孝，欲一光显之，而局于礼制，于是乃叹曰：“士大夫之孝不可及已！吾独不能立身扬名以显其亲乎？”遂因诸部使之命，率诸子弟竭力赴工，建两祠，又仿之耿公创定祠典，置祭田，勒石于两楹。此固当道缙绅诸公崇奖先德，以示风动，而所以招构之者，则先生立身行道之验也。

③

“局于礼制”即在封建等级框架下平民身份对自身的限制，不能按官员级别从事而“显亲扬名”。此间所记东厓“吾独不能立身扬名以显其亲乎”的感叹，似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未走仕禄之途的怅憾之情。果然如此吗？这种解读，是切合于东厓行迹吗？显然，以此一语得出东厓未能忘情仕禄之途的这种结论未免失之粗率。其实，我们倒可以作别一种解读。即东厓看到了“局于礼制”，所

①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年谱纪略》，2A—2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Dongya, vol. header, pp.2A-2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② 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90 页 [Deng Zhifeng, Wang Xue and the late Ming Shidao Renaissance,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Press, 2004, p.290]。

③ 王元鼎，《行状》，《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7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Wang Yuanding,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Dongya, vol. header, “Xingzhuang”, p.7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以“士大夫之孝不可及”，感叹说“吾独不能立身扬名以显其亲乎”，恰表达了他立足平民立场的一种坚挺自信。其潜台词谓，我作为在野的布衣儒者，一样可以做到“显亲扬名”。于是他努力地为心斋建祠堂、定祠典、置祭田。尽管他利用了“当道缙绅诸公”的社会资源，但毕竟他做成了。这里值得细加玩味的是“所以招构之者，则先生立身行道之验也”一句。故而，《行状》撰述者王元鼎记述此节的真实意涵，在于说明王东厓作为一个平民儒者，果能“立身行道”践行不已的话，亦可以达到“显亲扬名”的终极之孝。就此而言，这段记述非但不能作为王东厓始终心怀仕禄之心的证据，反而正表明了他平民立场之坚定与平民意识之坚挺。

## 二、反身乐学的平民意识底色

对反身乐学的强调和实践，是东厓之学的重要内容和特点。乐学理论源自宋明儒家寻求“孔颜之乐”的观念。

“孔颜之乐”是把握宋明理学的重要机窍之一。学者对之研究亦复不少。但无论持何种观点，发端于《论语》的“孔颜之乐”问题，强调的是儒学作为生命之学的活泼生机，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先秦原典儒学的生命特征十分显明，而周敦颐以寻“孔颜乐处”来点示二程，其意更在激发儒者及儒学的生命特征。但可惜后儒不能洞察此点，遂将对“孔颜乐处”的追录，导入空寂虚无之途。对此种流弊，朱熹已有所体察，故其就总体上而言，并不强调“孔颜之乐”的追寻。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中针对程子所述及周敦颐令其寻“孔颜乐处”后加按语说：“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sup>①</sup>

---

<sup>①</sup>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87页 [Zhu Xi, *Shishu Zhangju Jizhu*, Beijing: Zhonghuashuju, 1983, p.87]。

可见，朱子不妄言，在于更强调践履中的深思自得。陆九渊虽未曾在这方面有多少观念表述，但直指人心的“心即理”说为儒学返本（返孟之本）开新提出了新的路径。

揭橥“狂者胸次”的王阳明，谓“乐是心之本体”<sup>①</sup>，对此多有论列。东厓之父心斋更作《乐学歌》，对乐学思想大加阐扬。东厓的乐学思想虽远绍周、程，但直接来源无疑是阳明与心斋。他在绍述前辈之说的同时，将阳明、心斋的相关思想融为一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乐”本体化，从而发展出立基当下现实生活、充溢着活泼泼生机的平民儒学思想。就此而言，谓东厓的反身乐学思想，对宋明儒追寻“孔颜乐处”思想作了一总结，当属不谬。

东厓明确揭示道：“古今人人有至近至乐之事，于其身而皆不知反躬以自求也，迷闭之久则临险阻以弗悟，至枯落而弗返，重可悲也夫！”<sup>②</sup>在他看来，不知反躬自求，而追寻那“至近至乐”的事情，实在是人生最大的悲哀。然而这“至近至乐”的事情是什么呢？——学而已矣。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所录杨希淳的一篇“诗引”，记述了他与东厓有关“乐学”的对话，这篇宝贵的文献，集中阐述了东厓的反身乐学思想。概而言之，东厓的反身乐学思想有如下数端：

### （一）乐是心之本体

阳明已说过乐是心之本体的话，这里东厓又大加发挥，强调说：“乐者，心之本体也。有不乐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复其初而已矣。”又说：“本体未

① 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94页 [Wu Guang etc.,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Yangming*, Part 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2, p.194]。

②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语录遗略》，2A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Dongya*, vol. 1,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Quotations”, p.2A.,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尝不乐。”<sup>①</sup>而所谓“学”也无非是为了追求这个本体的“乐”。东厓于是引用心斋的话说明这个乐学追求：“乐者乐此学，学者学此乐。吾先子盖尝言之也。”<sup>②</sup>

东厓《语录遗略》中亦尝论曰：

从自古以来，只有一个“学”字不明，必待于外而循习焉，则劳且苦矣。宁知性本具足，率性而众善出焉，天命之也。率天命之性即是道，故圣者知天之学也。志此曰志道，学此曰学道。<sup>③</sup>

天命之体，夫岂难知？人之视听言动天然感应，不容私议。是则乾易坤简，此而非天将何委哉？特人不能即此无声无臭之真深造而自得，何也？昧其本然自有之性，牵缠于后儒支离之习。孟子曰：“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铄也。”今皆以铄我者自学，固有者为不足，何其背哉？

学者，自学而已。吾性分之外，无容学者也。万物皆备于我，而仁义礼智之性果有外乎？率性而自知自能，天下之能事毕矣。<sup>④</sup>

东厓认为，本体自足，固应“深造而自得”，所以“吾性分之外，无容学者也”。所“乐”的这个“心之本体”，应该是“自乐”“自学”“自得”的，一言以蔽之，当“反躬以自求”。可知，在“乐”作为“心之本体”的问题上，东

---

①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3A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vol. header, p.3A,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②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3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p.3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③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语录遗略》，2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vol. 1,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Quotations”, p.2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④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语录遗略》，3A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p.3A.,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厓是继承了阳明、心斋的观点并加以发挥的。作为个体的自我，在“孔颜之乐”的发展中已经确立起来了。仅以此，东厓的反身乐学思想似不值得我们如此重视。可贵的是，他在此基础上确有不少新创造。

## （二）无倚之乐

东厓深入辨析了“乐”之两种情况，指出“乐”有“有所倚”和“无所倚”两种境界。他说：“有所倚而后乐者，乐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则慊然若不足也。无所倚而自乐者，乐以天者也。舒惨欣戚，荣悴得丧，无适而不可也。”<sup>①</sup>“有所倚”与“无所倚”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乐以人”，后者“乐以天”。两者境界之别自不可同日而语。显然，东厓是更认同于后者那种“无倚之乐”的。因为这种“无倚之乐”即是良知本体——“乐即道也，乐即心也”<sup>②</sup>。东厓进而就“忧”之于“乐”的关系问题深入指明：

且乐者，心之体也；忧者，心之障也。欲识其乐而先之以忧，是欲全其体而故障之也。

所谓忧者，非如世之胶胶然役役然以外物为戚戚者也。所谓忧者，道也。其忧道者，忧其不得乎乐也。舜自耕陶渔以至为帝，无往不乐；而吾独否焉。是故君子终身忧之也。是其忧也，乃所以为乐，其乐也则自无庸于忧耳。<sup>③</sup>

就东厓在此对“忧”“乐”关系的解决而言，可谓对宋以来“孔颜乐处”观念追寻一个重要进展。在他看来，乐是自乐，“忧”是“忧道”，是“忧其不得乎乐”，这种“忧”非但与“孔颜之乐”不矛盾，而且恰是“乃所以为乐”。至

①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3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vol. header, p.3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②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3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③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3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此，“孔颜之乐”中所内蕴着的“忧”与“乐”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圆满解决。然而，在我们看来，东厓在“孔颜之乐”观念发展中的贡献，并非仅局限于他的这一解说之圆满。更重要的是，东厓在此明确透显出了他所理解的“孔颜之乐”的平民意识走向。

### （三）孔颜之乐，愚夫愚妇所同然

东厓反对认为“孔颜之乐未易识也”的观点，他的看法是“孔颜之乐，愚夫愚妇所同然也。何以曰未易识也？”<sup>①</sup>此语在宋明理学“孔颜乐处”观念发展中，可谓是一大转捩。当然，认同良知本体为“愚夫愚妇所同然”的平民意识走向，从乃父心斋即已开始，并大力鼓倡之。但直言“孔颜之乐”也是“愚夫愚妇所同然”，而将此平民意识走向落实在“孔颜之乐”观念上，可谓东厓的重要贡献。这再次可以证明我们以东厓所继承心斋之学的关键在于平民意识的观点。杨希淳在那篇“诗引”中记述完与东厓的乐学对话后说：

凡东厓子之论学，随机指示，言人人殊，而其大都不出乎此，以故上智者闻而乐焉，曰：“明珠在怀，吾何必索之涂也？”浅机者闻而乐焉，曰：“亦有是珠，而独何为其自昧也？”盖其东厓子至，而吾留都诸同志皆如大寐之得醒，其骛骛向往之志，若决百川而赴之海也。谓之“载道而南”也，不其信乎！<sup>②</sup>

引文中“浅机者”虽未可直接理解为文化水平不高的平民阶层，但以之与“上智者”对称，无疑包含着对包括平民阶层在内的“下愚者”的认同，那么，东厓此间贯穿的平民意识、主体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东厓又曾说：“愈平常愈本

---

①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3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②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3B—4A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p.3B-4A,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色，省力处便是得力处也。日用间有多少快活在。”<sup>①</sup>“愈平常愈本色”“日用间有多少快活在”，这话不知给所谓平民阶层“浅机者”多少鼓舞。

有学者梳理了“孔颜之乐”观念在宋明理学中的发展过程后指出它“有一个从重视客观道德理性到提倡主观现成、自在的感性，而到肯定、感官人欲的线索”。<sup>②</sup>这种结论偏重于从哲学史立场的审视，虽有其学理意义，却亦有由概念而概念地纯理推导之嫌，未必合乎历史事实。倘我们从思想史立场予以观察，则显然宋明儒对“孔颜之乐”的追寻发展至泰州学派，已由精英分子自我修为方式一举而转变为平民儒者的践行依据。如此，东厓的反身乐学思想可以视为对“孔颜之乐”观念在宋明儒学发展中的一个总结，它的底色是东厓继承心斋之学的平民意识。就这一总结的平民意识走向来说，他当然又是“孔颜之乐”观念发展的一大转捩：儒学活泼泼地生机，已经在平民立场、平民意识的滋养下，能真正地在民间得以焕发了。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东厓作为一生未入仕的布衣儒者，他的平民生活情状和氛围不可避免地深刻地影响他的反身乐学思想。换言之，反身乐学的平民意识底色也有着东厓现实生活情状的深刻影响。概而言之，东厓的反身乐学思想内在地彰显出平民意识走向，显示了明代中后期“以道觉民”的儒者“下行”路向的生命力。这无疑是泰州学派平民儒学思想的重要价值所在。

### 三、东厓与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传统

可以说，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传统之成立，东厓贡献甚大。他的主要贡献表现

①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寄庐山胡侍御书》，10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vol. 1, “Ji Lushan Hushiyu Shu”, p10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② 李煌明、李红专，《宋明理学“孔颜之乐”理论的发展线索》，《哲学动态》2006，第 4 期 [Li Huangming & Li Hongzuan, “Clu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ies of ‘Kong Yan Zhi Le’ of Neo-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Philosophical Trends* 4, 2006]。

在阐扬泰州学派的创立者心斋之学，继承平民教育传统，致力讲学，传承平民意识，将反身乐学思想践行不辍等方面。

### （一）阐扬心斋之学

心斋之学影响的扩大，与东厓不遗余力地阐扬是分不开的。较之心斋其他弟子，东厓作为心斋之子的家学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焦竑在为东厓所撰《墓志铭》中说：“心斋子东厓先生推衍其说，学士云附景从，至今不绝，盖以学世其家，有以开天下而风异世，可谓盛矣。”<sup>①</sup>可见，在“以学世其家”即在泰州学派确立的角度来看，东厓所作的积累和所发挥的作用是颇为时人认可的。

东厓最为人所重视的是他对心斋之学“学有三变”的概括。他说：

愚窃以先君之学有三变焉：其始也，不由师承，天挺独复，会有悟处，直以圣人自任，律身极峻；其中也，见阳明翁而学犹纯粹，觉往持循之过力也，契良知之传，工夫易简，不犯做手，而乐夫天然率性之妙，当处受用，通古今于一息，著《乐学歌》；其晚也，明大圣人出处之义，本良知一体之怀，而妙运世之则，学师法乎帝也而出为帝者师，学师法乎天下万世也，而处为天下万世师，此龙德正中而修身见世之矩，与点乐偕童冠之义，非遗世独乐者侔、委身屈辱者伦也，皆《大学》修身立本之言，不袭时位而握主宰化育之柄，出，然也；处，然也；是之谓大成之圣，著《大成学歌》。<sup>②</sup>

这里东厓对心斋学的“三变”概括，学界重在把握他对心斋之学发展阶段的描述与划分。而在我们看来，这种把握是不够的，东厓这里的概括更显现出他对心斋之学平民意识的表彰与强调。首先，东厓指出了心斋“不由师承，天挺独

---

①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8A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Dongya, Volume header, p.8A,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②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上昭阳太师李石翁书》，5A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vol. 1, “Shang Zhaoyangtaishi Lishiwen Shu”, p.5A,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复”且“直以圣人自任，律身极峻”的平民出身及其无所依傍、勇于担当的平民志士情怀；其次，“乐夫天然率性之妙”“修身见世之矩”“与点乐偕童冠之义”“不袭时位”“出，然也；处，然也”诸语，细加玩味，无不强调的是心斋作为平民儒者的身份立场与志士风采以及儒学民间化的勃勃生机。这是尤需我们加以体味的。故而，就内容而言，谓东厓阐扬心斋之学如淮南格物、反身乐学、修身见世，出处之道等等都可以。然则就更为核心的方面来说，东厓阐扬最力的却是心斋之学的平民意识。由是，东厓对泰州平民儒学传统的建立与发展功莫大焉。正因如此，心斋逝世后，东厓得到了极大的尊重，“先公群弟子无不事先生若先公也”<sup>①</sup>。

## （二）平民意识的承传与对平民儒者的接引

鲍世斌认为，泰州诸公的讲学活动大力推动了王学民间化的实现。“其讲学途径有二，一是将在王学知识分子中进行的义理性会讲进一步推广为社会演讲，一是利用宗族、社区原有的乡约讲会传统组织乡会、族会宣讲王学，前者的对象既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平民百姓，而后者则完全是面向普通民众的，泰州学者对后者的热衷，已明显有别于王门其他派别的学者，说明王学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已由学术研究逐渐向社会教化转化，而这对于晚明整个社会思想走向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sup>②</sup>这从讲学的方面，指出了泰州学派的更热衷平民教育的自身学派特征。

泰州嫡传后学中，王一庵虽然也忠实于心斋开创的平民教育传统，但弟子皆湮没无闻，似无卓荦可道者。而东厓在这方面则表现突出。经他接引的平民儒者

① 王元鼎，《行状》，《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7A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Wang Yuanding, “Xingzhuang” in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Dongya*, vol. header, p.7A,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② 鲍世斌，《明代王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4，202 页 [Bao Shibin, *A Research on Ming Dynasty Wang Xue*, Chengdu: Bashu Chubanshe, 2004, p.202]。

著名者甚多，如陶工韩贞、商人林讷等。尤其是韩贞，在东厓的教育下，成长为泰州平民儒者中又一著名代表人物。

韩贞（1509—1585，字以中，号乐吾，兴化人）世以制陶为业。家贫向学，始为泰州另一平民儒者朱恕引入王心斋门，后得心斋欣赏，命他师从东厓。韩贞以底层出身，而受平民儒学教育，则其受用自属当然。得东厓接引，韩贞遂得以将师门的平民儒学传统发扬光大。黄宗羲记述道：

（韩贞）粗识文字。有茅屋三间，以之偿债，遂处窑中，自咏曰：“三间茅屋归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年逾三纪未娶，东厓弟子醵金为之完姻。久之，觉有所得，遂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

①

韩贞讲学盛况与其师东厓何其相似乃尔。由是可知，韩贞得之于东厓处甚多。

检《王东厓先生遗集》，得东厓与韩贞的酬唱诗歌数首。如其一云：“上继前修不等闲，论功须破百重关。名高未必都归己，实胜终能免厚颜。莫恃入山寻路易，须知举棹出溪难。津头水阔曾何限，老我门开听往还。”<sup>②</sup>既是东厓的缘情言志，又是对韩贞的传道教示。而《韩贞集》中亦收录有韩贞与东厓的酬唱之诗，如其中《答王东厓师》云：“乾坤担子仲尼担，陋巷颜渊未必闲。眼底莫言行道易，途中应有问津难。三千共学门墙下，几个相随陈蔡间。他日周流天下去，区区端作御车还。”<sup>③</sup>他以诗向老师东厓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与豪情。大约歌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720 页 [Huang Zongxi, *Mingruxuean*, vol. 32, “Taizhouxuean 1”, Beijing: Zhonghuashuju, 1985, p.720]。

②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二《再咏寄韩以中二首》，3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Dongya*, vol. 2, “Zai Yong Ji Han Yizhong Er Shou”, p.3B, the Edition of Dongtai Yuanshi]。

③ 黄宣民点校，《颜钧集》附其重订《韩贞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73

诗互答，是泰州平民儒学传统当中的一个重要教育方式。那么，东厓与韩贞的师生相得，断难否认。并且基于二人同作为平民儒者同道的相重相惜，师生之间情感应是默契笃厚的。韩贞死后，东厓以诗《送韩乐吾归窆》送葬，表达了自己深重的怅念之情。诗云：“送君千里望归程，此送君行断望情。杳杳不回蓬墓冷，新持一说肯来听。”<sup>①</sup>东厓“新持一说肯来听”，将其心境显露无疑。

在我们看来，东厓在他的平民教育实践中，有两个显明的特点。

首先，他着重传承和发挥的是泰州学派的平民意识。如东厓有一段勉励学生的话，他谆谆教诲说：

不打点、不计算，不安排、不布置，此老实敦朴淳厚之心。保之以裕吾身，以裕吾家，以裕吾交接应酬。人贪富恶贫而我忘乎富贫，人爱生恶死而我忘乎生死，人宝金玉而我宝惟贤。出一言务足以感人兴善之心，发一语务足以长人慕德之念，庶几其为人杰也哉！<sup>②</sup>

这里东厓当然继承和发挥了心斋的“保身”思想，但更重要的是他强调要大家以“老实敦朴淳厚之心”，来努力做个倡道化俗的平民“人杰”。

其次，他以自身的讲学实践，来张大“反身乐学”的旗帜。东厓与心斋、一庵一样，以平民教育为职业，毕世讲学不辍。临去世时亦只对门以讲学之事相托付：“尔等，惟有讲学一事托付之！”<sup>③</sup>东厓的讲学实践，无疑张大了“反身乐

---

页 [Huang Xuanmin, *The Works of Yan Jun and The Works of Han Zhen*,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Wenxian Press, 1996, p.173]。

①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二《送韩乐吾归窆》，16A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Dongya*, Vol. 2, “Song Hanlewu Gui Bian”, p.18B, the Edition of Dongtai Yuanshi]。

②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一《勉诸生》，18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vol. 1, “Mian Zhusheng”, p.18B, the Edition of Dongtai Yuanshi]。

③ 《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3A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Ibid.*, vol. header, p.3A, the Edition of Dongtai Yuanshi]。

学”的旗帜，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东厓在这方面的表现，据文献的记述，是相当令人神往的。焦竑所撰《墓志铭》描述东厓讲学归来时的盛况说：“归则随村落小大，扁舟往来，歌声与林越相激发，闻者以为舞雩之风复出，至是风声彬彬盈宇内矣。”<sup>①</sup>黄宗羲《明儒学案》亦记云：“心斋没，遂继父讲席，往来各郡，主其教事。归则扁舟于村落之间，歌声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气象。”<sup>②</sup>这种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平民儒者生活，其吸引力是可以想见的。他的平民教育取得如此成就，并不是偶然的，与他的讲学实践与行事魅力大有关联。

有学者承认“东厓在普通百姓之间积极推广讲学，对于将心斋之学及阳明之教迅速至下层社会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又指出：“东厓在守住‘家学’之传统的同时，却也缺乏新的理论开拓。”<sup>③</sup>也有学者曾从美学思想角度论析东厓之学道：“王襞的思想主要涉及人格本体论的‘自然之谓道’，人格境界论的‘率性之谓道’，人格理想论的‘王道’，良知与修身、人的生命价值等问题。其思想虽然基本上是王艮与王畿思想的延续，但是王襞有自己的心得和体悟。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襞唤醒了人们对生命价值的尊重，确立了人格价值至高无上的地位，解除了种种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遮蔽。”<sup>④</sup>前种说法过低估价东厓之学，因而难以真正确立其在明代中后叶学说思想史、特别是中晚明平民儒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后一说则似乎将东厓之学“现代化”了。我们认为，把握东厓平民儒学

① 焦竑，《墓志铭》，《王东厓先生遗集》卷首，8A—8B 页，东台袁氏编校本 [Jiao Hong, “The Epitaph” in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Dongya*, vol. header, pp.8A-8B, Dongtai Yuanshi Bianjiaoben]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718—719 页 [Huang Zongxi, *Mingruxuean*, vol. 32, “Taizhouxuean 1”, Beijing: Zhonghuashuju, 1985, pp.718-719]。

③ 吴震，《泰州学派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00、216 页 [Wu Zhen, *A Research on the Tai Zhou School*, Beijing: Peo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00 and p. 216]

④ 姚文放主编，《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18—119 页 [Yao Wenfang, *A History of Aesthetics of Tai Zhou School*, pp.118-119,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Press, 2008]。

思想的关键，在于深入剖析认知他的平民意识。东厓继承心斋之学之核心是继承了平民意识，而他的反身乐学思想的底色亦是这种平民意识。他的平民教育实践更是传承和发扬平民意识，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此而论，东厓于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传统可谓贡献突出，而绝非仅仅是形式上的“克承家学”而已。惜乎以往的研究对此重视不够。

（作者贾乾初系中国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法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  
陈寒鸣系中国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图书馆副教授）

投稿日：2011.11.27，审查日：2011.12.14~28，刊载决定日：2011.12.29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Zhu Xi, *Shishu Zhangju Jizh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3.
2. 吴 光等，《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Wu Guang etc.,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Yangming*,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1992.
3. 《王东厓先生遗集》（东台袁氏编校本）。  
*The Posthumous Works of Wang Dongya*, the Edition of Dongtai Yuanshi.
4. 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  
Huang Zongxi, *Mingruxue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5.
5. 吴 震，《泰州学派研究》，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Wu Zhen, *A Research on the Tai Zhou School*, Beijing: Peo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 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Deng Zhifeng, *Wang Xue and the Late Ming Shidao Renaissance*,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Press, 2004.
7. 姚文放，《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Yao Wenfang, *A History of Aesthetics of Tai Zhou School*,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Press, 2008.
8. 鲍世斌，《明代王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4。

Bao Shibin, *A Research on Ming Dynasty Wang Xue*, Chengdu: Bashu Press, 2004.

## Fan Shen Le Xue and Civilian Consciousness

——On the Thought of Confucianism of Civilians of Wang Dongya

Jia Qianchu and Chen Hanming

Civilian consciousness is the key to the heritage of Wang Dongya from Wang Xinzhai. The ground colour of Fan, Shen, Le, Xue, which is the most special ideal of Wang Dongya, is civilian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flecting on himself and enjoying learning summed up the hunt for enjoying everything of Kong Ying from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and enjoying learning, he had made outstanding dis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of Tai Zhou school in the heritage of civilian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Wang Dongya, Civilian Consciousness, Fan Shen Le Xue, the Tai Zhou School, the Tradition of Confucianism of the Civilians

